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八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文王世子

庶子之正于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子愛之子作慈

熊氏安生曰教之孝慈愛以明父子之義教之弟睦友以明長幼之序

黃氏啟蒙曰公族即諸侯卿大夫士之子言教世子而繼之以公族行法自貴者始也子愛是孝之推睦友是弟之推教以孝與子愛明父子也教以弟與睦

友明長幼也教世子使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教正公族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之道人道大經原不出此故其教亦不過以人道明人倫也

姚氏際恆曰庶子與燕義及燕禮之庶子名同而實異彼職甚卑在士之後此以爲正公族之官故不同

鄭氏曰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爲政于公族者按周禮庶子職襲此庶子而爲諸子取庶諸音近鄭引以釋此謬又曰司士亦司馬之屬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也按周禮司士職即襲此鄭引以釋此亦謬

姜氏兆錫曰庶子周禮謂之諸子夏官司馬之屬正
政周謂為政于公族也蓋周禮庶子掌國子之倅公
卿大夫士之子通謂之國子而適長貳其父謂之倅
故名也此總言庶子治公族之政也
周氏發曰庶子之正于公族者以下是公族禮似儀
禮諸禮篇文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是公以下是公
族義似禮記諸義篇文
齊氏召南曰此語鄭無明文賈疏曰諸庶俱訓為衆
天子之諸子諸侯之庶子皆掌卿大夫之適子適子
衆故言諸或言庶諸庶通名也

其朝于公內朝則東北面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
則以官司士爲之
徐氏師曾曰自此至哭之凡九節而此一節則言朝
禮也內朝異姓之臣不與故唯以昭穆爲序外朝同
異姓之臣皆在故唯以官之高下爲序
黃氏啟蒙曰其朝于公句通管兩節上節使之知一
體之誼聯其心也次節使之知官守之嚴抑其志也
姜氏兆錫曰內朝謂路寢也言公族朝見于公若內
朝則立于西方而面東以次而南雖臣有貴者一以
昭穆長幼爲次父兄雖賤必居上也此言其治公族

於內朝之禮也外朝謂路門外之治朝也若公族于

此朝見與異姓之臣襍列則以官之高卑爲次不序

年齒也司士亦司馬之屬主朝見之位爲猶治也此

言司士掌治外朝之禮也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

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

黃氏叡蒙曰公族助祭于宗廟之中時異姓咸在故

以位爲主則如外朝而爲之等差焉其駿奔太廟則

以事爲主一聽之宗人而爲之分授焉位如外朝者

何以其爵也爵以定位故以貴賤爲前後宗人授事

者以其官也官以治事故以職掌爲大小也

萬氏斯大曰宗廟君之宗廟也上嗣公族之適長子也此言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公族助祭者有此登餕獻受爵之禮唯上嗣得與重嫡也其禮亡無可攷舊說引特牲禮爲據特牲士禮也豈可語于天子諸侯之祭乎愚於特牲禮嗣舉奠及祭畢宗人遺舉奠食餕甚以爲疑求其說而未安斷不敢以其近似而据爲此節之解也按祭統云尸謖君及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大夫起士八人餕士起具陳于堂下百官餕是則餕有登堂不登堂之異矣又曰尸飲五君

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
獻士及羣有司有獻則有受是獻與受爵只是一事
特未知上嗣之于此二禮如何耳
姜氏兆錫曰此因言宗人治公族于宗廟之禮也宗
人詳見儀禮其職掌凡宗廟之禮百官之職事故名
也以爵者爵各有等卑不踰尊也以官者官各有職
使供其事也登升也食尸餕曰餕上嗣卽嫡長也按
特牲饋食之序先時祝酌爵奠于鉶南主人獻內兄
弟畢長兄弟及衆賓長爲加爵然後宗子使嗣子飲
鉶南之奠爵于是尸執奠爵嗣子進受飲之拜答各

以禮所謂受爵也嗣子又舉爵洗酌獻尸尸拜而受

嗣子答拜所謂獻也至無筭爵之後禮畢尸出宗人

乃使嗣子及長兄弟升堂而餕則此三者受爵在先

獻次之餕最在後今豈以重在餕故逆言之與　陳

註曰此皆士禮大夫避君故少牢禮嗣子不舉奠也

愚按內朝親親外朝貴貴宗廟則二者並隆以爵爲

官貴貴也以上嗣親親也

任氏啟運曰中庸言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而此言

以爵以官者蓋東階之下合衆行則以北爲上而序

昭穆就一行中則以西爲上而序爵也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姜氏兆錫曰此申言庶子治公族於內朝之禮也貴

雖三命而其位不敢居父兄無爵者之上所謂臣有

貴者以齒也　疏曰若非內朝其餘聚會則一命齒

於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凡燕會皆別席獨

坐在賓之東矣此節應承第二節臣有貴以齒之下

以第二節文承庶子之下其主之可知故第二節不

言而在此也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雖于公族之喪亦

如之以次主人

萬氏斯大曰公族之于天子諸侯以親則父兄子弟也以分則君臣也喪服臣爲君服斬衰三年衰三升有半此不分同異姓親疏族屬皆然而其位次序列則依其本服之精麤如君之諸父兄子弟齊衰其本服也是爲麤者親而在前精者疏而在後陳可大謂臣爲君服斬衰衰雖制同而升數多寡各依本親若是則本親大功者服八升九升布之斬衰本親在小功者服十一升十二升布之斬衰矣抑何不可攷之喪服乎

姜氏兆錫曰此又言其治公族之喪之禮也大事謂

喪也臣爲君皆服斬衰而其升數多寡各依本親故

庶子序其位次使衰麄者在前精者在後也其公族

相爲服者庶子以此爲序而次主人之下蓋喪服以

親族爲先而又以喪主爲重也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

食世降一等

董氏應暘曰族人爲賓則以客禮待之嫌于不親故

以異姓爲賓公爲主人則與異姓抗禮又嫌于不尊

故以膳宰爲主人公與族人不在賓主之列

徐氏師曾曰此一節言燕禮也

黃氏啟蒙曰公與族人燕食之禮亦庶子掌其事也庶子使異姓一人爲賓示不以賓禮外其族也膳宰一人爲主示不與君抗禮也公與族人不在賓主之列復不拘上下之分故與父兄齒示親親之恩也族食世降一等又有親親之殺也

姚氏際恆曰世降一等孔氏曰假令本是齊衰一年四會食大功則三會食小功則再會食緦麻則一會食郝仲輿曰品物隆殺會遇疏密視世次親疏如從兄弟比兄弟降一等之類似郝說爲該且不鑿

姜氏兆錫曰此又言其治公與族燕之禮也族人雖

遠其初一人也豈可以賓客外之乎故以異姓一人爲賓使膳宰爲主與之酬酢而君則自與父兄列位以序齒也蓋不忍遽與族爲賓主者以厚宗親而亦不致自與異姓爲賓主者以全國體且又以見此燕本爲宗族而非以爲異姓凡此皆仁之至而義之盡也族食猶族燕也族燕爲禮燕族食爲常食世降一等疏謂一年中齊衰四會食大功三會食小功再會食緦麻一會食是也

其在軍則守于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于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

諸孫守下宮下室禰乃里切音禰陳讀禰祧大音泰

陳氏澔曰禰當作祧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出行者也案鄭說在外親也殊有意義而陳說爲難公宮總言公之宗廟宮室也大廟大祖之廟諸父公之伯父叔父也宮以廟言室以居言總之皆公宮也貴宮尊廟貴室路寢下宮親廟下室燕寢也

徐氏師曾曰此一節言在軍及君出朝覲會同之事

吳氏澄曰諸侯之廟始祖稱大廟羣公稱宮則此貴宮乃謂羣公四親之廟若親廟外別有廟如魯仲子之宮則稱下宮也大廟貴宮下宮其爲都宮室宮中

之室也鄭以貴宮貴室總爲路寢下宮爲親廟下室爲燕寢則貴宮室混爲一下宮室分爲二又親廟貶稱下宮而但子孫守之路寢反稱貴宮而以諸父守之是尊巳而卑祖禰也方氏以貴宮貴室爲昭廟下宮下室爲穆廟昭穆等耳可分貴下乎陸氏以大廟若周公貴宮貴室若魯公下宮下室若羣公廟似巳然魯公廟僭放文王世室他國無之也又四親廟可貶爲下乎胡氏以貴宮下宮人所居貴室下室皆寢廟亦未是

姚氏際恆曰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于公宮此句

雖總下文然但總諸父諸子二句不總正室守大廟句也孔氏以正室爲公卿大夫之適子非也此自指嗣君以其承重爲祭主故守太廟若公卿大夫之適子則何與矣下章言君臣之道其爲嗣君尤可見貴宮貴室下宮下室鄭氏以貴宮貴室爲路寢以下宮爲親廟以下室爲燕寢殊屬參差陸農師謂貴宮貴室若魯公之廟下宮下室若羣公之廟此以宮室皆爲廟也方性夫亦主宮室皆爲廟言曰貴宮貴室爲昭廟下宮下室爲穆廟父爲昭故諸父諸兄守昭廟子爲穆故諸子諸孫守穆廟然孫非穆何以亦守穆廟則說不去故益无取胡邦衡謂貴宮下宮皆人所居之宮貴室下室皆親廟此以宮

爲居以室爲廟也陳可大謂宮以廟言室以居言此以宮爲廟以室爲居也按古人言人所居與廟或曰宮或曰室本無定論故致紛紛之解然觀下章單以貴室下室與大廟並言則室或是指廟如胡氏所云耳

姜氏兆錫曰禮君出軍載祧主于齊車庶子守之此因言公在軍而庶子所身守之職也出疆之政凡朝覲會同之屬皆是此又言公出疆而庶子令公族爲守之禮也公族之無事者謂其不隨行者也公族總下文正室及諸父諸兄諸子諸孫而言公宮總下文

宗廟宮室而言也正室謂公族卿大夫士之適子諸父謂其旁尊諸子諸孫謂卿大夫士之庶孽也大廟謂大祖之廟貴宮貴室謂祖廟及路寢下宮下室謂親廟及燕寢正室守太廟者將爲祭主故也以其當室故謂之正室以其當門故小宗伯謂之門子任氏啟運曰禰陳謂當讀祧鄭謂遷主言禰在外親也愚謂軍必載主示有所稟廟無虛主故但載祧主以行無祧則以幣告載幣而出謂之主命然史記言武王伐紂載文王主則或有載禰者此或舉親以爲例也守者庶子官率公族從行者衞其主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冠取相為之為並去聲免音問賵音俸賻音附承含並去聲

徐氏師曾曰此一節言冠昏喪禮亦庶子治之大祖之廟雖不毀而子孫之出于太祖者亦以五世親盡為斷

吳氏澄曰士喪禮含賻賵贈四者各有其禮贈謂贈以幣帛在將葬時

姚氏際恆曰承襚衣也衣承于身珠玉含于口

姜氏兆錫曰此下數節又推言治公族凡吉凶之禮

之政也諸侯五廟始封之君爲太祖之廟雖至五世親盡當毁不毁而其廟百世不遷此下高曾祖禰之四廟至五世世以外親盡則遞遷而毁矣若太祖即爲五世之高祖而其廟原未當毁則其孫不論貴賤其冠昏喪祭必赴告于君以尙在五世親盡未盡故也有司即庶子也正舊謂正禮也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親盡而爲袒免六世以往而弔通其窮也當弔免而不弔免是爲廢禮故罰之而其賵以車馬賻以貨財含以珠玉之類總謂之贈則亦隨其親疏各以正禮治之也

李氏光坡曰既夕禮賵賻之後別有贈之一事此仍疏說之誤也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纖鄭讀殲剸之免反告依注讀鞫讞巘硯孽三音宥音又辟音闢爲去聲　朱子曰素服下脫居外不聽樂五字親哭之下脫于異姓之廟五字

劉氏智曰諸侯于兄弟弔服加衰絰此無服但素服不加衰絰

朱子曰刑于甸師特不以示衆耳刑固不可免也今之法乃殺人不死祖宗時宗室至少又聚于京師犯法極寡故立此法今散于四方萬里與常人無異乃縱之殺人是何法令不可不革

葉氏時曰甸師掌供粢盛子孫所不忘也今也罪不可免而刑之甸師是猶得罪於祖宗而祖宗罪之也

黃氏震曰三宥不對公又使人追而對以無及君出于衷之不忍而如此可也若立爲此法示欲宥之而

不能是虛文相欺不可也且臣有罪而君必赦君有命而臣不受于理皆未安或後人傳古昔所聞有如此耳

徐氏師曾曰此一節言刑也曰宥之赦之而喪之哭之皆義中之仁不服而哭于異姓之廟又仁中之義

姚氏際恆曰磬罄同盡也謂盡命于甸人鄭氏曰縣縊殺之蓋附會縣磬之說謂縣之如磬然鑿甚告如字鄭氏讀讀鞠亦非　又曰張氏曰公曰宥之下脫有司曰在辟公又曰宥之十字朱仲晦曰素服下脫居外不聽樂五字親哭之下脫於異姓之廟五字按

公曰宥之一宥也公又曰宥之二宥之也及三宥三宥也何嘗脫居外不聽樂五字于異姓之廟五字下章固有之然下章所釋與前文多不同古人文正以變化見長亦何嘗贅脫　又曰王者奉天以行賞罰雖公族不可容以私有司又不可違王命而專殺則王三宥而追之曰必赦有司對曰無及是上下交爲欺詐矣烏乎可

姜氏兆錫曰懸縊以殺謂之磬左傳室如縣磬皇氏謂如懸樂器之磬是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纖刺也剸割也讀書用法曰鞫漢書謂之鞫獄大辟不于市朝

而於甸野及凡刑罪墨劓剕之屬當刺割者皆于此鞠讀刑書以刑之凡以爲之隱也宮刑所謂男子割勢婦人幽閉也獄成謂訊問得實也議刑曰讞素服不舉變服饌也無服謂不爲弔服凡居外不聽樂及賻贈之類仍如其親疏之倫但不服弔服以往弔耳蓋爲位于異姓之廟而素服以哭之也禮天子諸侯絶旁親故知無服是不爲弔服

任氏啟運曰愚聞之前輩方苞曰親親之道當自上始而禮言自期以下諸侯絶大夫降似宗族之親非所施於上者讀此始知其說也蓋禮有貴有殺不飲

酒不食肉不內寢喪之實也衰麻之服喪之文也文可降而實不可降公族以罪誅者且為之變如其倫之喪況無罪者乎則其所絕所降止衰麻之文耳其實如期三不食大功再不食小功緦一不食期無席大功無牀三月不御于內皆未之有異也嗚呼豈不仁哉又諸侯止降服一等天子亦弔服加麻非全不服也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

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于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

陳氏澔曰服之輕重本于族之親疏天屬不可奪也親施于上者宜有降殺之等孝愛施于死者宜有深遠之恩君臣之道以輕重言讓道以貴賤言

方氏苞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祿皆與異姓一體有罪則體百姓雖親不以犯有司亦此義也　又曰繼世之君臣諸父昆弟以承祖之正體也公族之適子猶

守大廟而其父兄不敢先爲況君之繼序者乎此所謂君臣之道著也

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眾鄉方矣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

吳氏澄曰以刑殺其親非美事故離而言之

周氏發曰庶子之官治二句文義似結通段然古人行文錯綜變化雖結語不必定在末段

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

姚氏際恆曰數節本釋前文而多與前文參差于此

正見古文之妙解者必欲其前後字字相符恐古人

無此印板文字耳

姜氏兆錫曰以上覆解前文正公族以下各條也且

述庶子之職以明待公族之道與世子法相爲表裏

其在外朝宗廟雖司士宗人治之蓋亦庶子總攝之

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乃

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

姜氏兆錫曰大昕日初明時也凡物以初爲大末爲

小故初明謂之大昕鼓擊鼓也徵召也將視學學中

先以此警衆也有司謂司敎之官輿舉也秩節猶書常禮謂釋奠也反復也之注謂往也疏謂釋奠事畢復命天子乃又之養老之處

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

蔡氏邕曰三老三人明天地人之道五更五人明五倫之理以善道更迭而陳且使人更善改過也

杜氏預曰三老八十以上上中下三等

萬氏斯大曰按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

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詳味此章
乃是以燕禮養老而其升降獻酬與其席次當如鄭
注準鄉飲酒禮推之何則燕禮膳宰爲獻主此則天
子親獻燕禮大夫爲賓賓唯一人此有三老五更羣
老故鄭謂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其言良
是發咏謂醴珍既具天子遂迎老更入門此時樂工
奏樂故云發咏入門之後揖讓升拜至拜洗拜送爵
三老受爵卒飲而樂止三老酢于天子樂又作天子
卒爵樂又止郊特牲謂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又云卒
爵而樂闋卽此也然燕禮賓至庭乃奏肆夏賓受爵

樂止與郊特牲所言不同者燕禮是君燕其臣郊特牲是賓主相燕故禮稍異養老事大天子親獻宜從賓主相燕之禮而五更羣老之獻亦必皆有樂退謂天子獻三老三老酢天子天子酬三老畢三老乃降立西階下當序東面一如鄉飲酒主賓獻酬畢賓降立之儀而五更羣老之獻一如鄉飲酒之介與衆賓其降立之儀亦同蓋自省醴以至獻酢天子必躬親之所謂脩之以孝養也祭禮及樂記所謂食三老五更于太學是以食禮養老也說見樂記

姚氏際恆曰東序說見前三老五更始見於此五更

解者謂更事之更或謂更當爲叟皆非盡取年之最
高者三人爲三老次高者五人爲五更此五人將來
更迭爲三老故曰五更
陸氏奎勳曰三老五更下復云羣老之位可見老更
各擇一人爲之蔡邕以更字爲叟又以三老爲三人
五更爲五人不可從長樂陳氏引禮運云三公在朝
三老在學爲難愚謂古來三公亦不求備也漢建初
中拜伏恭爲三老永平中拜桓榮爲五更甚合古禮
陳氏不應妄肆譏評
姜氏兆錫曰適亦往也先老先世之爲老更者也視

學在虞庠而養老在東序故將適養老而先釋奠以禮之也老更所養之老也註曰三老及五更各一人羣老無定數蔡邕曰更當爲叟三老三人五叟五人二說不同然皆年老更事致仕者故名也饌謂饌處也退修之者謂酳獻也設席位畢天子親至其處省視醴酒及凡珍羞之具乃作樂發歌延其入卽賓位而退酳醴以獻之是修行孝養之道也　按孔疏始之養也緊承卒事反命句始字與卒字相應蓋卒事乃始更之養老之處也而其訓始字乃又訓爲始立學以謂若非始立學則無釋奠先老之禮也彼此何

矛盾耶且本章專言養老而養老禮行于學故以視學先之今若訓爲始立學則上下脈不相蒙卽前列視學節又何謂耶況其訓爲始立學而釋奠于先老者爲立學而然非徒爲養老而然也爲立學而然則前章云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初不言釋奠于先老若爲養老而然則養老之必釋奠于先老猶敎士之必釋奠于先師皆禮之常也而乃牽始字爲始立學而反失上下承接之義可乎又按周立四代之學虞庠夏序殷學皆周之小學也其辟雍或謂之成均此其大學也如注疏之說謂視學在虞庠而養

老在東序是二者皆小學耳而考鄭氏則謂此學之東序非必自爲一學也祭義樂記皆謂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則天子所視卽太學而所適卽其東序明矣視學養老無兩地亦無兩期而其始與卒之相承接又明也始立學之說胡爲哉

任氏啟運曰愚謂義以恭爲當數則鄭以敬也其羣老之席位當有司設之皇謂此始立學故養老于東序若尋常養老則于東膠疑未然按養老全經已亡此其義也皇甫侃曰養老有四三老五更一也子孫死國事而養其祖父二也致仕之老三也庶人之老

四也熊安曰養老每年有七四時四也春入學釋菜五也秋頒樂合聲六也季春大合樂七也孔氏曰或言冬夏不養老則五或言春合舞秋合聲即養老之事則三或曰春養老更夏養致仕秋養庶老冬養死事愚謂冬夏無不養老之理其春秋不再養則宜如孔氏所述耳此天子親養于成均故祀先聖于西學養老于東序若非親養則在四郊之學老更于東序致仕于東膠庶老于虞庠死事之老于瞽宗也又鄭謂此初立學禮隆愚謂天子親養故禮隆耳非親養則宜視此而殺又老更致仕稍隆而庶老死事更隆

也孔謂非始立學不祀先老疑爲當然也
齊氏召南曰以東漢禮證之則三老五更各一人鄭注是也
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
黃氏啟蒙曰今所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與此德音之致相合而無間是言語之昭示即登歌之感動所謂語以成之也禮之大者謂其禮關于倫理切于身心其他儀節文物皆不及也
姜氏兆錫曰反反席也清廟頌之篇首語所謂合語

也老更受獻時立于西階下之東而天子既退而酌醴以獻矣今皆反升就席乃使樂工登堂歌詩以樂之歌畢至旅酬時因其合語以成天子養老乞言之禮也德音詩咏文王之德音也其所語說皆講明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乎清廟詩中德音之極致故為禮之大者也

下管象舞大武大合眾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

嚴氏粲曰古樂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凡以人歌皆曰升歌以管奏者而皆曰下管周禮大師帥瞽登歌下

管奏樂器書言下管鼗鼓是也淸廟以入歌之自宜
升象以管奏之自宜下凡樂皆有堂上堂下之樂
黃氏啟蒙曰神者人心之虛靈𥅻知也德者心所得
之理𥅻能也有者固有之謂達神興德不對達神是
通徹其本來淸明之氣而因以興其仁義禮智之德
性也君臣之位本定貴賤之等本別向以情篤高年
愛深奉養位等有時而略今禮畢復序位次天子升
自東階南面老更羣老降自西堦北面是正君臣之
位也三老在前五更次之羣老又次之是正貴賤之
等也上下統君臣貴賤言義行卽位與等之皆正也

萬氏斯大曰正君臣之位是言席次當攷鄉飲酒禮燕禮大射儀諸禮始明鄉飲酒主人席阼堦上西面燕大射儀公席亦在阼階上西面今養老略同鄉飲酒禮則天子主席當在阼階上西面與燕禮大射宰夫爲主人公席于阼乃是君位今天子踐阼行事雖主位實君位也三老之席如鄉飲酒之賓當在戶牖間南向與燕禮大射之賓席同五更之席如飲酒之介當在西堦上東面與燕禮大射樂工之席略同羣老之席當如飲酒之衆賓在賓席之西與燕禮大射儀小卿及大夫之席略同燕與大射之賓工及小卿

大夫之席乃是臣位今老更雖居賓介之位實則臣位也故曰正君臣之位天下居君位是貴老更居臣位是賤老居賓位是貴更居介位是賤故曰貴賤之等等等位既正而上下之義行矣

朱氏軾曰登歌清廟而語語者講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與德音之盛相協可見養老之禮爲至大故曰成之成之者成就天子養老之美也下管象而舞大武大武武王之樂也發揚蹈厲之盛足以感動人心天子大合衆士以事養老使聞武樂而興起于德達有神者謂樂之達士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也正君臣

之位三句另爲一條楊鳳閣說義謂向畧君臣貴賤之分而養老矣今合語之後天子南面老更北面而君臣之義正焉天子升自阼堦老更降自兩階而貴賤之等秩焉夫君臣之位貴賤之等正義之所在也茲皆有以正之是昔形之播告而今施之踐履故曰上下之義行矣此說較舊註爲穩

陸氏奎勳曰下管象卽左傳所云象箾文王之舞也孔疏因象舞而訛爲象武又因象武而訛爲武王之樂陳祥道禮書云養老必歌清廟下管象者以文王善養老故也舞大武者以武王善繼志述事故也雖

未必然然而辨矣

姜氏兆錫曰下管象舞大武者堂下以管奏文王象舞之曲而于庭中舞武王大武之舞也周頌維清詩乃象舞之樂歌武詩則大武之樂歌衆謂諸學士也凡此歌舞之盛大會學士以行養老之事固以通達神明興起德性也而其中綴兆行列之間君臣有位貴賤有等上下之義亦無不行矣則先王又豈徒于禮之大者苟託之說語而已哉　陳注曰鄭氏以象爲武王伐紂之樂而疏因以爲管中奏象武之曲庭中舞大舞之舞其意蓋以清廟與管象若皆爲文王

不應分上下故以下管象爲武王也殊不知古樂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凡以人歌者皆曰升歌亦曰登歌以管奏者皆曰下管周禮大師帥瞽登歌下管奏樂器書言下管鼗鼓是也淸廟以人歌之自宜升象以管奏之自宜下凡樂皆有堂上堂下之奏今考拔嚴氏之說甚明禮書曰維淸奏象言文王之典季札見舞象而歎曰美哉猶有憾則象爲文王之詩而鄭氏以爲武王誤矣

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

王氏曰幼字衍文

黃氏啟蒙曰告樂闋是養老之禮畢也天子於樂闋之時而反國養老之令行焉則發自東序者終於畿內鄉遂之地而恩澤之旁通無遠不及故曰終之以仁也

姜氏兆錫曰闋終也此時畿內諸侯及鄉遂之吏皆與禮席天子使其反國冬行養老之禮是仁愛終皆徧及也馮氏曰石梁于此塗去幼字今按疏存養幼者之義而鄭註無文疑是譌竄也

李氏光坡曰郊特牲春享孤子秋食耆老熊氏云享

孤子亦享耆老食耆老亦食孤子則此經㓜字存之

何害石梁王氏亦未矣哉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眾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眾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兌注作說同悅

孔氏穎達曰此覆說上義一舉養老之事以示天下而眾皆知在上之道德備具者其備具者卽慮之以大而下是也慮之以大是慎其始終之以仁是慎其

終

吳氏澄曰記事道古人養老之事也慮謂圖謀之養老而教孝弟于其始徵召學士使知之者廣博是不狹小也故曰慮之以大老者君所法先聖先師又老者所法愛其道則敬其人將養老而釋奠于先聖先師敬所本也故曰愛之以敬適養老之所首祀先老繼設席位二者之禮最先故曰行之以禮具味以致愛躬省以致敬發詠以悅耳獻醴以悅口如人子之養親故曰脩之以孝養堂上堂下之樂相繼作使人知君臣父子之貴賤衆著于上下之義故曰紀之以義養老禮終又命諸侯羣吏各養老幼于其國以廣

仁恩故曰終之以仁引覔命者所記自學世子學士及養老皆學中之禮也

朱氏軾曰記述也繼述先代養老之禮也自月儀節言之謂之禮自飲食言之謂之孝養秩然不紊者義也油然以洽者仁也敬即義愛即仁其道則教孝教弟天下之至大也大曰虞養老以教孝弟爲天下人心風俗計也敬曰愛愛爲敬本敬以行愛也禮曰行習其文也養曰脩整潔備具也義曰紀謹其條理節文也仁曰終自始至終無非恩意之浹洽也文正分承上文各節似可不必

陸氏奎勳曰記事與舉事有別記則記錄舉則舉行記事且泛言之慮之以大正謂養老乃禮事之大者所當籌慮也敬禮孝義仁五者可以言德大不可以云德觀下文一舉事而欲知其德之備又云舉大事必慎其終始其義自見集說依鄭注以孝弟為大道吳草廬以鼓徵為慮大陸預隱以釋奠先聖先師為明大道之所本皆屬牽合

姜氏兆錫曰記事猶下章世子之記之意陳注謂四代皆養老後王養老亦記序前代之事也慮猶謀也人道莫大于孝弟故謀慮而推行之也敬以心言禮

以事言以敬而上總指各條之意以禮而下則分指各條之文也喻曉也引兌命者引養老禮行於學而備終始之義故借以結之也此以上申言人君養老之禮也

周氏發曰天子視學至念終始典于學亦似義文乃釋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與秩節即祭先師先聖以序而祭如秩于山川之秩葉氏夢得曰典禮言秩典樂言節恐非　始之養也言此乃養老之始事鄭氏云又之養老之處胡氏銓云之往也皆非　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其義等于視膳故曰修之以孝養養老

之禮以乞言而成故曰既歌而語以成之又曰禮之大者合德音之致其言可見諸行非謂與清廟之詩相合　大合衆以事衆卽上衆至之衆事卽上祭及釋奠養老之事達有神言祭及釋奠與有德言養老也此數語總上文養老幼于東序句義殊備幼字非衍文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于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

朱氏軾曰不安節節常也謂飲食起居不能如常也
不滿容容貌不充美也
姜氏兆錫曰文王朝王季日三此朝夕而已文王行
不能正履此色憂而已蓋又因以見文王武王之爲
至聖而異於常人也
周氏發曰篇首文王之爲世子一節乃記世子實事
篇末世子之記曰一節乃仿文王之爲世子以著明
世子之禮孔氏謂文王之爲世子是聖人之法故又
記尋常世子之禮玩末節文字與首節文略同未見
聖人常人之別記禮者豈敢以常人待後之世子哉

其說不可從

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則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

朱氏軾曰問所膳問所食何物多何物寡也羞即所食之物膳多者宜多進寡者宜寡進問所膳即知所進之宜多宜寡也知之則以命宰膳之人使知所進饌必敬視謹疾也平時上食必察至疾時尤加謹焉

嘗饌善善多也饌多則疾漸愈故于心喜而能食

姜氏兆錫曰養疾者衣齊時所衣之元端服蓋敬齋而親養也善猶多也此章又推言世子之法以結篇首之意也

方氏苞曰余少讀世子記怪其語多複沓枝贅既長益辨周公踐阼之誣武王夢帝與九齡之妄而未有以黜之及觀前漢書王莽居攝羣臣獻議稱明堂位周公踐阼以具其儀然後知劉歆之徒實爲之而是篇誣妄語亦當時所增竄也是篇所教世子之禮也而稱成王不能涖阼者再周公踐阼者三成王幼而

孤無由習世子之禮非關不能涖阼也周公抗世子之法于伯禽豈必踐阼而後法可抗哉其强而附之增竄之迹隱然可尋莽將卽眞天公使者見夢于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眞故僞附此記以示年齒命于天而夢中得以相與昔周文武實見此兆則亭長之夢信乎其有徵矣嘗考周官顯悖于聖道者實有數端而察之莫不與莽事相應故公孫祿謂歆顚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其罪當誅意當其時老師宿儒必具見周官禮記本文而憤其僞亂故祿亦疾焉余于周官之不類者旣辨而刪之乃并芟薙是篇稍移其節而

發其所以然之義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之歎者乃禮義之大閑自前世或疑而未決或習而不知其非故不自揆刊而正之以俟後之君子　又曰辨之亂政皆託于周官而僭端逆一徵以禮記其引他經特遷其說謬其指而未敢易其本文其受九錫奏稱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于今者爲九命之錫蓋他經則遷就其義而周官禮記則增竄其文何徵也蓋自武帝置博士弟子易詩書春秋儀禮列于學官各有師承而世守焉故說可遷指可謬其本文不可得而易也唯戴記後出未顯而周官則辨與歆始發之故恣爲僞亂然恐海內學士或間見周官之

書而傳戴氏之學者能辨此記所增竄及明堂之非眞故特徵天下有逸書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鐘律月令史篇文字者並詣公車至者以千數皆令記說廷中而又使歆卒父業典校羣書而頒布之使前見周官戴記之本文者亦謂歆所增竄雜出于廷中記說而疑古書所傳或有異同其由自盡者可謂曰備矣自班固志藝文實以歆所定七略爲宗雖好古之士無所据以別其眞僞而每至歆所增竄則鮮不以疑蓋書可僞亂而此理之在人心者不可蔽也戴氏所述禮記無明堂位至東漢之初馬融始入

焉其為歆所增竄僞作無可疑者而此記所稱周公踐阼及他誣妄語莫不與莽事相應一如莽之亂政分竄于諸官先聖之經古賢之記為歆所僞亂者轉賴其自蓋之迹以參互而得之豈惟人心之不可蔽哉蓋若天所牖爲後之人或以專罪余則非余之所敢避也　又曰莽之求書先逸禮以戴氏所傳無明堂位及此記所增竄也次古書以稱周書逸嘉禾篇假王涖政也次毛詩以毛詩後出未顯俾衆疑其引詩而遷其說謬其指者或出于毛公也如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爲以天下養之類次周官其亂政皆分竄于諸官也並及爾

雅襍家使衆莫測也易春秋無求焉以葬事無所託雖有稱引而于本文無增竄也昔朱子謂戴記所傳或襍以衰世之禮然相提而並論其誣枉未有若周公踐阼居天子之位者其妖妄未有武王夢帝與九齡而文王復與以三者其悖謬未有若大夫為其父兄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及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不能主者凡此皆先儒所深病蒙士所心非也葬為其母功顯君服天子之弔服而不主其喪則襍記之文毋亦歆所增竄以示大夫士相去一間耳而古者子為大夫于父母之服即有變況

踐阼居天子之位乎子爲大夫父母之爲士者尙不敢主其喪況居天子位與尊者爲體而可私屈爲母喪主乎歆既邪惡而文學乃足以濟其姦凡所增竄辭氣頗與周官戴記爲近故歷世以來羣儒雖察其非終懷疑而未敢決焉班史謂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余攷自古承學之士通經習禮而爲妖爲孽亦未有如歆之甚者也然莽以六藝文姦言當時劉歆訕焉而歆蠹蝕經傳以誣聖人亂先王之政至於七百餘年而莫敢芟薙則歆之罪其更浮于莽也歟

續禮記集說卷一百三十八